

春笋记

方华

当布谷鸟的啼鸣叩开封冻的岁月,蛰伏在原野的笋芽在雨水和阳光的抚慰下,一支支破土而出。“嘉蔬绿笋茎”,拥有山野园林的唐朝大诗人王维在某日踏春后,耿耿难忘的不是迷人的春色,而是那嫩笋的美味。

竹生山野,山里人最知春笋之美。在江南某山村,曾品尝过一道“腌笃鲜”。刚从山中挖回的春笋,剥皮留心,切成了滚刀块,年前腌制的腊肉切成片,配上几块五花肉、千张结,大火煮沸,小火慢“笃”,让那腊肉自带的咸味和油脂,与鲜笋的清甜渐渐融于奶白色的汤中。未至上桌,那鲜香之气已是入息沁人,及至盛放眼前浅尝一口,便被这舌尖上的春天陶醉。清朝名士李渔在其《闲情偶寄》里记述:“食笋之法多端,不能悉纪,请以两言概之,曰:素宜白水,荤用肥猪。”山里人家简朴的“腌笃鲜”,无意契合了美食家的烹饪之诀。

我生活的小城,城中有一山,山上有一片竹林。少时,某个春日,在竹林中和小伙伴玩耍,偷偷扳了个竹笋藏在蓝布书包里带回家,虽然受了“毁了一根竹子”的责骂,但母亲的五花肉红烧竹笋的美味至今难忘。后来在这座小山的杳杳里发现一片笋如手指的小野竹林,肆无忌惮地扳了许多半尺长短的竹笋回家。母亲将这些细长的竹笋切成碎丁,与腌制的芥菜和红椒烩炒,春笋的白、芥菜的青、椒片的红,色香味俱全,酸辣脆互溶,开胃生津。多年来,母亲的这道芥菜炒笋丁,一直被我认为佐餐小酌之佳品、春笋美食之上品。

难以忘怀的,还有外婆的腌笋尖。幼时与外婆生活在乡下,外婆的院后也有一片野生的竹林,春日竹笋疯长之时,外婆会将“吃不撒”的竹笋腌制保存。

犹记得外婆腌泡春笋的情景。阳光透过廊檐斜斜切进来,照亮外婆弓腰忙碌的身影,也照亮她指节上经年的裂口。见外婆将晒干的桂树皮与茱萸枝铺在缸底,又把对半切开用开水烫过的小笋层层码放,

撒上碎盐,用大块的鹅卵石压紧。腌制的春笋出水后,十天半月后就可开吃,咸鲜脆嫩,爽口异常。如外婆当年腌泡得较多,可一直吃到夏末秋初。

到了上学的年龄,进城和父母生活。若是春天外婆进城来看我,总会装上满满一玻璃瓶的腌春笋。玻璃罐里,象牙白的笋条蜷成小小的月牙,浸泡在淡黄色的盐卤中,像是封存了一整个鲜润的乡村春天。后来我走过许多城市,吃过腊肉吊鲜的腌笃鲜,尝过用高汤煨的春笋块,品过里脊肉爆炒笋片,却再寻不到那带着外婆气息的腌春笋的鲜美。偶然在超市里发现真空包装的腌笋,打开来总觉着一股陈腐的酸气,像是被抽走了魂魄的标本。

记得笋儿生长的春日,外婆还要煨几次春笋鸡汤。过了冬的母鸡这时节特别肥腴,在林子里慵懒地觅食。童年的我跟在外婆的身后,看她麻利地用箴篓罩住一只母鸡,又掰下几只竹笋。灶下的火苗快活地跳动,铫里的水冒出腾腾的热气。等清理干净整鸡和切成块的春笋放进了那只被烟火熏得发黑的铫子里,外婆就将灶下的火拨旺。等铫内的水翻腾,外婆又将灶膛里的火用火叉压得小小的。这种文火慢煨出的春笋鸡汤,氤氲着我小小的童年,也熨帖着我难以忘却的记忆。

曾在皖南一处祠堂中见过一幅明代的《荐新图》,泛黄的绢帛上,春笋与青韭、鲟鱼共置红漆托盘,被郑重供奉于祖先牌位前。站在这幅《荐新图》前,看着画中历经时光难掩清新的春笋,我的脑中浮现出外婆和母亲早已消逝的身影,她们手中的春笋曾是曾经的鲜新。

“苦笋鲟鱼乡味美。”春笋之美,或许是浸入了家和乡愁的滋味,才显得更为鲜香难舍吧?

又是春笋破土时,乡人送来的几根嫩笋摆在案头,一层一层地剥着笋衣,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该如何烹饪这春天的馈赠,慰藉我这渐被凡尘麻木的舌尖和思念。

为有暗香来

胡美云

过年前,我在网上买了一束腊梅花枝。发货地址是江苏,江苏到福建平时的物流是很快的,但年前下的单物流明显慢了许多,经过焦灼的等待,总算在过年的前两天收到了快递,迫不及待地拆了包装,一看,果然如担心的那般,花枝失水严重,花苞已经奄奄一息,小小的花苞似乎碰一下就会掉落的样子。小女儿看我依然不愿放弃地提桶放水醒花,站在边上善意地提醒着:妈妈你就别忙啦,这些花一看就养不开的啦!

想念了那么久的腊梅花,下单后又经历了那么多时间期待的我,怎么听得进去,或者说怎么愿意听她这样的提醒呢?那些看着有些干枯了的花枝,在按要求给了足够的醒水时间后,被我小心翼翼地悉数养在了花瓶里,放在客厅电视柜的一隅。

普普通通的花瓶,和那些毫不起眼的甚至可以说是光溜溜的花枝,就那样悄悄地静立在客厅的一隅。

过年的日子总是忙碌而热闹,家里小院的花果也跟着一起热闹了起来,桂花枝头香如故,报岁兰花开成簇,茶树枝头的花苞已透出了娇嫩的粉红色,草莓、小番茄也各显身手,花开得一朵比一朵急促,都在铆着劲地将那三三两两的小蜜蜂往自己的身边引。书房案头的水仙,也早已绽放了迷人的花姿,幽香一室。

只是,那些插在花瓶里的梅花却像被时间遗忘了一般,依然毫无动静。不,也不能说是毫无动静,有一两枝的花苞已经掉落,虽然意料之中,但清理时

还是小小的失落了一下。

喜欢梅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故乡冬天有雪,鹅毛一般的大雪总能在小小少年们一日又一日的期待里如期而至。爱唱黄梅戏爱讲戏文的母亲有一颗她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诗心,一年四季家中小院里的花变着样儿的展着身姿,那棵腊梅树是有一年她到铜陵的大母舅家分株带回种植的,母亲为腊梅选的地儿好:土壤好,位置安静,正儿八经的依着墙角而生。以至后来我上学后背到“墙角数枝梅”时还疑惑不已:妈妈没上过学又没背过诗,她怎么也知道将梅花种在墙角边呢?

瓶子里的腊梅开在了某一天的清晨。在书房写作业的小女儿到客厅倒水喝,一路吸溜着鼻子,然后坐下发出疑问:妈妈你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了吗?有点儿像栀子花的味儿。

立春刚过而已,栀子花的花期还要些日子,怎么可能有什么栀子花香呢?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循着她所说的暗香轻嗅起来。然后,我们相视一笑,几乎是同时起身,走向了客厅,走向了那几枝腊梅的边上,果然,那些单薄的枝条上,几粒小小的花苞已经散开,浅浅的黄色花朵,是那么的纯净而明亮。凑近一闻,原本的暗香竟也有了一些热烈,沁人心脾,瞬间陶醉。是我心念着的熟悉的腊梅味,是记忆里故乡冬天的味道,透过腊梅花香,我分明看到了许多年前,故乡小院的一角,积雪如絮,腊梅正开。

伴着这暗暗的梅花香,许多久远的温暖旧事,也一起在记忆里慢慢地晕开了——将一个平常的上午晕染成了一段喜悦的时光。

春风携信唤青回

肖日东

“春风有意催花信,小雨如酥不用多。”春风,宛如一位怀揣着世间至善至纯的精灵使者,带着大自然无尽的温柔与眷恋,于广袤天地间,悄然却又蓬勃地穿梭。它将一封封满含蓬勃生机与无限希望的信件,俏皮而轻盈地送至山河的每一处角落。

当寒冬的凛冽尚未完全消散,春风已迫不及待开启这一年一度的回暖之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春风恰似一场缥缈的绮梦,轻柔地拂过大地的每一寸肌肤,唤醒沉睡许久的生命。田野间,春风宛如一位细腻的画师,用最轻柔的笔触,轻轻摩挲着枯黄干瘪的草芽,在它们耳畔低语:“醒醒吧,沉睡的小伙伴们,崭新的一年已然拉开帷幕。”躲在泥土之下的草芽,像是接到了神圣的指令,不出几日,纷纷破土而出。那鲜嫩的新绿,恰似为大地织就的一块柔软绒毯,这抹清新嫩绿,便是春风信笺上最耀眼的开篇。

春风悠悠来到小河边,河水还残留着冬日的丝丝寒意,可春风的轻抚,让河面渐渐泛起层层涟漪。河水欢快奔腾,似在欢歌,诉说着对春风的感恩。春风俏皮地撩动着河边的垂柳,细长的柳枝随风摇曳,就像少女柔顺的发丝,在风中舞动。细小的柳芽如绿宝石般点缀其间,在春风的悉心呵护下,怯生生地探出脑袋,那嫩绿的模样,满是蓬勃的生命力。“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此刻的柳树,就像一位身着翠色罗裙的仙子,在春风的旋律中,翩翩起舞,美得如诗如画。春风将这旖旎的美景,仔细地描绘进寄给大地的信件里,让大地真切地领略到春天的婀娜多姿。

春风不仅赋予大自然蓬勃的生机,更将生活的美好,一一送到人们身边。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春风自在穿行,携来阵阵馥郁花香。桃花、梅花、山茶花,你争我抢,都迫不及待地绽放,赶赴这场春天的盛会。红的似燃烧的火焰,热烈奔放;粉的如天边的云霞,温柔烂漫;白的像冬日的初雪,纯净无瑕。“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馥郁的花香为春天增添了无尽的热闹与活力。人们也被这撩人的春光所吸引,纷纷走出家门,投身于春风的温暖怀抱。老人们惬意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沐浴着暖阳;孩子们在草地上尽情奔跑欢笑,放风筝、捉迷藏,那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在春日的空气中久久回荡。年轻人三两结伴,漫步在街头巷尾,尽情感受着春天的气息。春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满心欢喜,将这些温暖的画面,融入给人们的信件中,让人们真切地体会到生活的甜蜜与幸福。

在宁静的乡村,春风带来的是丰收的希望。人勤地不懒,农民们在田野里辛勤耕耘,播下希望的种子,满心期待着秋日的硕果累累。春风轻轻掠过,为他们拂去额头的汗珠,带来丝丝清凉。春风所到之处,田野里的庄稼绿意盎然,麦苗在春风的轻抚下茁壮成长,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油菜花也在春风的催促下,肆意绽放出金黄的花朵,大片大片的,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春风将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生动地写进寄给农民的信中,让他们对未来的日子充满坚定的信心。

春风携信唤青回,这一封封信件里,满是大自然的盎然生机与绝美风光,满是生活的温馨幸福与人间烟火,更满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让我们轻轻打开这封春风捎来的信件,用心去聆听、去感受、去拥抱春天的美好,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因为,春风吹过的地方,皆是希望的田野;春风拂临的时刻,皆是美好的时光。